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失新郎

一放生，一傷生，兩般功過造來深，恩仇報得清。福也臨，禍也臨，癡兒轉慧富轉貧，憂喜兩驚人。福建離城十里，有一羅雲開，家富，其祖好善樂施，至雲開時，每歲要收千金之租，遂習於奢侈，好客飲酒，打槍射獵。家中養鷹蓄犬，常請多人持槍步於林崗，不分四季。他妻馮氏，亦大家人女，幼少教訓，好款玩蘇，不惟不知勸止，反說野味好吃，教夫多打些回來。

雲開有個老庚，姓劉名鶴齡，係湖北人，其祖好善，兼之戒殺放生，四方功果常來募化，遠近孤貧無不週濟。晚年家中緊促，賣業一半應酬善事。至鶴齡之父，生活無計，才將產業當盡，得銀二百，攜鶴齡往福建貿易，利息頗好，於是就在福建開鋪，做屯莊生意。此時鶴齡年已十二，讀書慧敏，過目不忘，又極好學，開講作文即有理路。其父見子有造，次年送進書院，即與羅雲開同窗，問及年紀，就打個老庚。

這雲開懶惰無比，更兼文理不通，每課俱請鶴齡代作，因此情好甚密。老師見鶴齡之文秀麗中有富厚氣象，知是大器，常對岳父賀淨軒誇獎鶴齡，決其必貴。淨軒遂請他為媒，將么女許與鶴齡。過後兩列前茅。其父忽病，數日歸陰。鶴齡不勝哀痛，迫修祭葬，事事盡禮。從此守制讀書，將鋪頂與別人。怎奈鶴齡只會作詩文，不會理家政，到服守滿時，錢已吃盡了。幸得學中朋友與他圖個蒙館，鶴齡盡心教訓學門，到還旺相。

一日，到羅家去耍，正值獵歸，獲著禽獸無數，席上盡是獐雞兔鹿。鶴齡見他傷生太多，就席勸曰：「庚兄若大的家，還少啥吃嗎？何必傷生打獵，折壽算、損陰鷺？竊為庚兄不取。」雲開曰：「古來天子亦有巡狩，聖人不免釣射，這打槍步獵，原是遊玩鬱悶所應為者，何以要折壽算、損陰鷺咧？」鶴齡曰：「天子巡狩，無非借此以觀風俗，視民情，並不是有心為之；聖人釣射，原為祭招而設，亦無成心。豈似庚兄鷹犬並放，槍炮齊鳴，山中鳥獸尚有遺類乎？弟有幾句俚言，望兄靜聽：

今日裡與兄把酒飲，聽小弟說些《陰鷺文》。

想上年同窗讀孔聖，我二人情好如弟兄。

兄丟書回家習酬應，過此後兄富弟越貧。

既富矣當要培根本，作善事種福廣修因。

切不可傷生害物命，體上天一片仁愛心。

物與人性情原相近，凡貪生怕死一般情。

有牛兒救母含刀急，二一世為官做大人。

有一人打槍成了癮，家庭中養犬數十根。

買鬼臉三孫多喜幸，戴頭上犬咬竟歸陰。

看起來凡事有報應，人何苦貪口害牲禽。

傷生器惟有槍最狠，火一紅於即到他身。

倘未中上有鷹在等，往下看又有犬跟尋。

諸禽獸無處來逃奔，弄得他死也不甘心。

又兼之不把時節論，春分候依然山中行。

鳥孵雛獸已成胎孕，傷一命就把數命傾。

一年中傷了多少命，未必然全無罪一分。

只等你時衰運不正，它方才來找對頭人。

想庚兄為人多聰敏，讀詩書博古又通今。

也知道作惡有報應，須當要急早改性情。

戒打槍放鷹還山嶺，除惡念廣把善事行。

老天爺自然多庇蔭，保佑你貴子換門庭。」

雲開聽得也不做聲，另講他事，以亂其言，鶴齡無興而歸。

後過北嶺，正逢雲開帶些人放鷹逐犬，一見鶴齡即來歎敘。鶴齡見打得一隻黑狐眼淚雙流，似有求救之意。鶴齡惻然不忍，向雲開說道：「我去歲得病，許了一個放生願，庚兄何不將狐送我還願？」雲開曰：「庚兄說得那們便宜，我費了一天人工氣力，爬山越嶺『所為何事？怎麼說就送你還願哦！』」鶴齡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弟出錢與兄相勻。」雲開曰：「狐乃難得之物，五百年方黑，又五百年才白；白者價值百金，黑者值五十金。庚兄還願可另買別物。」鶴齡曰：「我見此狐流淚，故而相買。我出銀二十兩，求庚兄賣半送半，以作功德。」雲開不肯，鶴齡再三懇求，雲開無奈，只得將狐與他。鶴齡背回，用金槍藥敷傷，三日才愈，背至南山釋放，即收束金二十兩，命火房送去。雲開意欲不收，他妻說道：「這樣假斯文愛做酸事！把銀收下，使他失悔，免得再做酸事！」雲開聞狐放在南山，帶人即去尋捕，至暮打得一隻九尾蒼狐，大喜回家不題。

且說劉鶴齡年登二十，即請老師送期完婚。賀淨軒素知女婿家貧少親，嫁奩打發紋銀二百。賀氏過門，勸夫讀書，鶴齡曰：「我家原在湖北，貿易在此，我又不善生意，不如回至原郡，將田產贖取，賢妻理料家務，我才好安心讀書。」賀氏應允，遂辭淨軒諸友，回湖北而去。

再說羅雲開膝下無子，每每求神許願，不知反己回心，三十餘歲方生一子，取名愛兒，到還聰敏，從小便與汪大立開親。這大立原是貿易落業，家雖富足，不喜讀書，只重財利，不整家規。其女庚英，為人端莊秀麗。是年雲開擇期與子完配，迎賓治酌。那知其地極愛鬧房，至晚，一些少年子弟送新郎進房，即在房中男女混雜，笑謔戲舞，食茶飲酒，三更方出；穴窺暗視，等至新郎新婦上床方散。次日早膳，不見新郎，問新婦說不知何時出房，即命人內外找尋，並無影響。雲開夫婦氣得捶胸頓足，喊天痛哭道：

夫：這一陣氣得人珠淚長淌，從未見這奇事失了新郎！

妻：問新人也不知夫向何往，莫不是膠開奈怕見婆娘？

夫：未必然洞房中出了魍魎，把我兒拐起去另配鴛鴦？

妻：未必然看喜期未曾妥當，犯卻了孤鸞星弔客空房？

夫：莫非是在前生未放兒帳，才使我接媳婦失卻兒郎？

妻：莫非是在今生多把德喪，才使我一個進一個出房？

夫：這事兒真古怪令人難想，想不開我只得口喊上蒼。

妻：真正是稀奇事無影無響，好叫我望穿眼哭斷肝腸！

夫：可憐我費盡心將兒撫養，懷中抱背上背當作明璫。

妻：可憐我待嬌兒如珠在掌，體饑寒問疾痛辛苦備嘗。

夫：捨不得我的兒有志有量，會讀書會寫字會做文章。

妻：捨不得我的兒能說會講，客顏秀氣象和聰敏在行。

夫：這都是黑天冤平空起浪，似雞母抱鴨兒空苦一場。

妻：這都是命運乖禍從天降，似蜂兒釀蜜於枉費心腸。

夫：是這樣無形影定有冤枉，怕的是有奸人做了過場。

妻：還須要到城中申詞告狀。將此事問大爺自有主張。

雲開夫妻哭得目腫聲嘶。親族勸曰：「你兒不見，徒哭無益，不如稟官，看是如何。」

雲開進城喊冤，官看呈詞，即時坐堂，問曰：「你兒正值新婚，豈有出外之理？其中定有緣故。汝可從直說來。」雲開曰：「民至中年方得一子，前日完婚之夜，夫妻歡喜上床，次早就不見了，四處找尋，並無蹤跡，望大老爺詳情！」官曰：「諒爾不知其故，問過新人方知。」即出簽將庚英叫來，官問曰：「爾夫半夜三更為何出外，你該知道呀？你可從實說來。」庚英叩頭，稟道：

大老爺在上容稟告，聽小女從頭說根苗。

自幼年二家結姻好，到今歲於歸渡鵲橋。

花燭夜賓客無大小，在房中鬧得不開交。

「在房中鬧些甚麼咧？」

他要奴提壺把酒倒，裝土地送子把頭包。

說的說躍的又在躍，見醜態令人氣爆腰。

直鬧到三更才去了，奴的夫關門解衣袍。

到次日不見夫容貌，也不知為甚把奴拋。

二公婆命人去尋找，兩三日不見淚嚔啣。

因此上進城把狀告，望青天設法續鸞膠。

「你夫妻同床共被，難道幾時走了的你都不知嗎？其中是有緣故。」

大老爺呀！皆因是出閣未睡覺，上床去一夢甚堅牢。

醒來時門開天已曉，就不見奴夫在那遭。

大老爺呀！婦人家終身把夫靠，並無有別故犯蹊蹺。

恨無情寶劍從空掉，斬斷我琴瑟不和調。

望青天施恩把德造，放小女回家奉年高。

官在前疑是婦人謀害，今見庚英相貌端莊，言詞溫婉，不似謀夫之人，況所言句句是理，無縫可插。官沉悶半晌，問曰：「當夜鬧房是那些人？」庚英曰：「小女初來，認識不得。」官點頭道：「你可回家，不宜在外拋頭露面，本縣喚你方可進城。」又問雲開曰：「是那些人鬧房？」雲開說了十幾個。官即出喚票將人喚齊，啟眼一看，盡是富家子弟，正中心懷，即罵曰：「爾等既是羅雲開的親友，就該要守規矩，為啥去鬧房？以致新郎不見，皆爾等之過！」眾人曰：「送新郎鬧房，原是鄉間美事，相沿已久，並非一人所興。嘗聞鬧房乃是恭賀，使夫婦多生貴子，何以有過咧？」官曰：「爾等胡說！自古鬧房乃是蠻夷之俗，為其地多陰瘴，故新人進房使人喧鬧，以陽氣壓其陰氣耳。爾等生居中國，亦行蠻夷之俗乎？況且鬧房雖屬小事，而謀害混奸，往往以鬧房釀成人命，豈得無過嗎？今又因鬧房而失卻新郎，其中弊病定是爾等所為，有啥說的？左右與爺各掌嘴八十！」眾人曰：「民等實不知情！大老爺還要原諒！」官大怒，命拿卡牌收卡。眾人哭哭啼啼，稱冤叫枉。官又叫鎖起押店，兩差押一個，吩咐曰：「爾等好不知事！本縣為這案子費盡心血，就吃兩斤人參也補不起！爾等若是不招，休想回家，定要將來收卡咧！」可憐眾人在店，又用銀錢，又受差人惡氣，好不失悔，只得去請訟師，懇求撥解。訟師曰：「聽官說的口氣是想財喜，你們逗銀一千，我包你們無事。」眾人不得已，各出銀六十餘兩，共成一千，令訟師前去關說。訟師下二百，打八百兩的銀票子進衙去。

官吩咐請保，又查知訟師拿了二百，次日將眾人喚至二堂。官曰：「你們這張保狀是何人做的？」答曰：「代書做的。」官搖頭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你們若不實說，本縣決不輕宥！」眾人只得將某訟師所作說出。官即命人傳進，問道：「這張詞狀是你做的？做得好，真不愧訟師！本縣在此為官，有了爾等，凡事要多費兩分心。若有差遲，就被爾等壞了兩分，這還了得！左右拿卡牌來收卡！」又叫把眾人帶下去。

過了幾日，並無影響，眾人無奈，又逗銀二百打票進去。官即喚眾人上堂，又將訟師提出。官曰：「此事把你苦了，本縣賞銀二百，你收了嘍？」答曰：「已經收了。謝大老爺的恩！」官曰：「以後好好辦事，倘有差錯，定要辦你！」又吩咐眾人曰：「你們須要循規蹈矩，不可再去鬧房。」隨與訟師一併開釋，出張長牌，命差四處查問。雲開只得回家，朝夕歎氣而已。

再說汪大立有一千兒，姓胡名德修，為人輕浮，言語狂妄，家富親亡，無人管束，遂習於嫖假；見有美色，必設法穿透，破錢買奸。取妻鄧氏，面麻足大，他心不喜，百般嫌賤。自幼拜與汪大立，年節來往，見乾妹生得體面，心中十分愛慕，調以眉目打動。這庚英端莊，所以不能遂願。及至出閣，德修心懷戀戀。他與羅雲開亦有瓜葛，也去吃酒，看見新郎新婦好似一對天仙，想起自己妻子好像一個精怪，越加惱恨，一心想要回家另娶。及聞新郎不見，大喜，以為有緣，後聞官差人尋了數月莫得動靜，遂托友對大立說，欲娶乾妹為妻。大立曰：「這是啥話！他現有妻，娶得我女安置何地？」其友曰：「他妻已得病了，諒必不久人世。」大立曰：「就是死後來講，也不為遲。」其友回復，德修心生一計，假說雞跌在井，命妻去窺，隨手推下井去；托言妻不見了，命人尋到井中撈出屍來，放信娘家。娘家不依，來些人每日吵鬧，德修破錢安頓，又做七天道場，才把事了。於是親去對汪大立說道：「義兒不幸妻子身亡，家中無人經理，乾妹既無丈夫，不如嫁與義兒，豈不是親上加親了？」大立曰：「好倒卻好，但你乾妹嫁到羅家，是羅家的人，嫁與不嫁，要他作主。」德修曰：「乾妹嫁去便失丈夫，未得三朝，怎麼是他家的人咧？只要乾父應允，羅家有啥說的！」

大立請媒去對羅雲開說，要將女兒另嫁。雲開曰：「親家好不知理！我兒生死不知，怎能嫁？就是死了，等三五年嫁也未遲！」媒人回復，大立尚無話說，怎奈胡德修想乾妹的心切，即刁大立曰：「樹倒鳥飛，夫死再嫁，理之常也。若等三五年，豈不誤了青春？又況義兒家下無人，焉能久待？此事還要乾父親自去說，將婦人靠夫、無夫必嫁之」理對他說明，自然應允。」大立一來看上乾兒家業，二來愛惜女兒，遂到羅家親身去說。雲開大怒，曰：「親家說話全不思想！我中年方得一子，只望老來有靠，誰知不見了！縱是無兒，我也要他撫子守節，侍奉甘旨，豈有使她再嫁之理？萬一媳不肯留，也要三五幾年。親家偌大年紀，怎不懂事？若是再說，定要傷臉！」罵得大立低著頭無言可答，忿怒而歸，埋怨胡德修曰：「我原不去，也是你多嘴，使我傷臉受氣！」德修曰：「這樣可惡，你就不嫁也罷，怎麼還要惡罵？是這樣未必乾父就算了罷？」大立曰：「依你又怎麼樣咧？」德修曰：「依我要告他一狀，說他留媳不嫁，顛倒倫常，他就不得守。」大立曰：「無有憑據，如何告得？」德修曰：「如今的事，黑心進得衙門。我總說他累次調戲，若不改嫁，性命難保，懇求改嫁全節。」大立曰：「誰人作證？」答曰：「我願作證！只說某日命乾兒看女，正逢雲開無禮調媳之事，到上堂時，乾兒自有話說。」大立意欲報仇，遂聽德修之言，進城便把雲開告了。

此時正逢新官上任，此官乃是初任，不熟民情，又多任性，輕於用刑。看了呈詞，又調前卷一看，把案批准，將兩造人證喚齊。先問汪大立曰：「汝告羅雲開亂倫，有何為憑？此事豈可輕告嗎？」大立曰：「他屢次出言不遜，故欲將女另嫁，保全節操。誰知他奸心不允，望大老爺作主，打救小女性命。」官曰：「他出言不遜，你又怎麼知道咧？」答曰：「先聞小女所言，後命義子胡德修去看小女，正逢雲開調媳。大老爺不信，問胡德修便知。」官命下去，調羅雲開問曰：「汝也是世家子弟，為何不知禮義，作此亂倫之事？」雲開泣訴曰：「民家不幸，接媳之夜失了兒子，命人訪尋無影，方才半年，汪親家便要將女另嫁，民教他再候兩年，他就誣民亂倫。望大老爺詳情！」官曰：「既接媳婦，如何又將兒子失了？」雲開將失子情由稟明。官又將前案口供細看，說

道：「既是新婚，焉有無故失去之理？此事定有冤枉。」即叫大立上堂，問曰：「你婿生死未料，為何就要另嫁？羅雲開留媳待子，也是好意，你就告他亂倫，可知誣告之罪麼？」大立曰：「他調媳是實，大老爺問胡德修便知虛實。」雲開曰：「他義子惟接媳之日來到民家，平日並未來過。」

官即叫胡德修上堂，見他穿戴華美，行路輕浮，心想：「此案我明白了，還在那裡去找新郎！」遂問汪大立曰：「你有兒否？」答曰：「有。」官曰：「有兒何以使義子看女咧？」大立曰：「民民兒子有事，不得空去。」官曰：「有啥事咧？」大立曰：「是是是感了風寒，要吃藥。」官笑曰：「是哦，本縣明白。你女如今嫁與誰人咧？」大立半晌不答。官曰：「只管說來，本縣與你作主，當堂完配。」大立曰：「嫁與胡德修。」官曰：「既是嫁與義子，就遲兩年也是無妨的，何必申詞告狀？」大立曰：「因他妻死，內助無人，屢次來說，故而相許。」官又問胡德修曰：「你欲娶妻，為何要娶女親咧？」答曰：「因乾妹賢淑能幹，故欲娶他，望大老爺成全。」官拍案罵曰：「該死狗奴！妾當干證，誣人亂倫。此案明明是你與乾妹通姦，同謀害夫，隨至羅家乘夜將屍隱匿，好作長久夫妻！也是冤魂不散，使你告在本縣台前，自吐隱情。如今好好從實招來，免得本縣動刑！」胡德修聽得此言，好似半空中打個霹靂，驚得魂不附體，說道：「大老爺冤枉了！」

大老爺坐法堂高懸明鏡，切不可將大帽拿來搪人。

民也曾讀過了幾年孔聖，雖未能登金榜略知重輕。

古今來犯淫惡多少報應，一喪德二短壽三壞品行。

民一見犯淫輩十分惱恨，焉能夠自作孽去壞良心？

因乾妹花燭夜丈夫命盡，乾父母願將女許我為婚。」

「狗奴！既知他丈夫命盡，是如何死的？屍在何處？好好招來，講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是我自揣摩暗地思付，並不是知他的存亡死生。

「方才說是命盡，就不曉得了？不怕你辯，總是不免的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民想他當新婚喜之不盡，那有個反逃走久不回程？

諒必然是妖狐攝去藏隱，盜元陽竭精髓焉有命存！

想此情錯言了一個命盡，大老爺又何必認之為真？

「這是冤枉不曾？命你說出實情還要強辯咧。左右與爺重責八十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為甚麼將命案糊塗亂審，平白地捕風影誣我姦情？

「既無姦情，如何妾當干證，告人亂倫咧？」

這本是乾父母憐女心甚，要改嫁羅親翁不准出門。

因此上在大堂申詞具稟，一概是乾父做我不知情。

「狗奴！明明是你通姦同謀，害夫圖娶，還要辯嗎？左右與爺夾起！」

這一陣夾得我筋骨碎損，週身上汗如水尿尿齊傾。

不招供受非刑就要過命，勉強招又恐怕頭斬屍分。

其妻冤魂附耳言曰：「快招，招了就無事了。」胡曰：「怎麼招法？」妻曰：「你說將妻謀死，去娶乾妹。」胡曰：「招不得嗎。」妻曰：「招得招得，免受非刑。」胡曰：「招得？我就招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幾年民做事有些相混，把妻命來謀死好娶新人。」

「狗奴！將妻謀死，又是罪上加罪了，到底如何謀死的咧？」

乾妹夫尋三月都無形影，我去逗乾父母願結朱陳。

他說我有前妻難以從命，才將我好妻子送入幽冥。

「你又那們謀法咧？」

叫我妻去尋雞掀他下井，過幾日來說親乾父應承。

「膽大狗奴！既無姦情，如何又謀死妻命咧？還要烈嘴，不催刑你是不肯招的，左右與我催刑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是民一時措害妻性命，說因奸謀新郎死不閉睛。

「狗奴！還要犖嘴！左右與爺急施能刑！」

大老爺呀！

取此刑民情願一死填命！

「有招無招！」

未謀害你教我從何招承？

「本縣的王法森嚴，那怕你的嘴烈！左右快快催刑！」

這一陣夾得我魂飛魄盡，已經在閻王殿走了一程。

未必然是前生喪了德行？都是我愛嫖假報應臨身。

罷罷罷倒不如一筆招認，通姦情謀性命一概是真。

「屍身放在何處？」

「放在那，那，那」

「到底放在何處？」

大老爺呀！

那一夜背屍首回家安頓，砍爛了煮成湯去喂豬牲。

「肉餵了豬，總還有些骨頭！」

大老爺呀！

將骨骸燒成灰拿去對糞，我只想是神仙也不知音。

望太爺發慈悲施番惻隱，須念民是初犯筆下超生。

招畢，畫供，收進卡內。又罵汪大立曰：「爾養女不教，致壞閨門，做出謀逆之事，又聽奸人之言，以亂倫大案誣告親戚，本縣定要照律詳辦！」大立曰：「大老爺！此是冤枉，並無姦淫謀害之事！」官曰：「爾這老狗！還要犖嘴嗎？左右掌嘴，押在店房，候訊明發落！」即出簽喚庚英上堂，不准父女相會。

可憐皮英女兒影響不知，聞說官喚，即刻收拾，穿兩件上色衣服，來至公堂。官見他顏容美麗，穿戴妖嬈，愈疑謀害是實，即問曰：「爾這賤人！為甚不惜廉恥，貪淫謀夫？今見本縣還不招嗎？」庚英聽得，渾身打戰，眼淚雙流，正是：

指鹿為馬成冤獄，無中生有定罪名。
壇內栽花多曲死，活人抬在死人坑。

訴道：

聽一言珠淚雙雙滾，大老爺聽奴表冤情。
自幼兒蒙親苦教訓，也知道廉恥與堅貞。

「既知廉恥，堅貞不嫁，與胡德修通姦，定計謀夫，這又是何情弊咧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皆因奴前生罪孽甚，致今世出嫁禍臨身。

花燭夜奴夫忽藏隱，苦小女出入在公庭。

說因奸謀害丈夫命，大老爺到底有何憑？

「胡德修謀娶，枉告羅雲開，本縣察實前情，已認謀夫圖娶，這就是憑據！本縣好言問你是不招的，左右掌嘴四十！」

這一陣滿口鮮血噴，四十掌打落我牙門。

大老爺全不揣情景，初進門怎能害夫君！

「你與胡德修通姦同謀，害夫圖娶，本縣已知清楚，還要強辯？好張烈嘴！左右拿拶子來，將賤婦十指拶起！」

受拶刑痛得要過命，好一似萬箭來穿心。

「有招無招？」

小女子行端品又正，要招供除非見閻君！

「膽大淫婦！真正嘴烈！左右快拿竹籤來，把十指釘起！」

十指上都用竹籤釘，痛得我死去又還魂。

女子家名節當要緊，招謀夫失節落罵名。

「胡德修已認，你又何必強辯怎的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恨只恨爹爹多糊混，收義子來往到家庭。

到而今亂招壞閨闈，奴渾身有口說不清。

想不招乾兄已招認，莫奈何喊天放悲聲。

招人命奴都不怨恨，說姦淫死也不閉睛！

不得已勉強來招認，

大老爺呀！通姦事同謀鼎是真。

「你又那們將他治死的咧？」

「用用用」

「用甚麼咧？講！」

用毒藥娘家早安頓，合歡時兌酒與夫吞。

到半夜藥發廢了命，引乾兄背屍往外行。

這便是小女實言稟，大老爺施恩快鬆刑。

招畢，官命鬆刑，丟在女監。又提汪大立罵曰：「此案皆是老狗姑息養奸，釀成逆倫之案，又誣告羅雲開顛倒倫常，可知罪麼？」答：「知罪，望大老爺施恩！」官曰：「願打，願罰咧？」答：「願罰。」官曰：「罰銀二百兩，施在養濟院。」答：「遵斷。」官傳養濟院首事，叫大立寫帳，限期繳齊，釋放回家不題。

再說官將汪庚英、胡德修二人解上按察衙門，二人反供，發回本縣，受盡苦刑。上司又委能員勘問，亦照原供詳稟。二人監禁兩年，忽有新府官接印，聞失新郎一案，即調卷細看，請於上司，願親自動審。

各位，你說這新府官是誰？原來就是劉鶴齡。自上年回至原郡，將田地取回耕種，命妻經理，自己發憤讀書。這賀氏持家有法，慇懃儉約，漸致豐盈。鶴齡讀了三年，功名利達，聯科中兩榜進士，分發福建南靖縣正堂。膝下一子，取名珠兒，生來愚魯，又極癡呆，長成十七八歲，連吃飯都不知飽，衣裳也不能穿。鶴齡夫婦時常憂悶，想要再生一兒，誰知胎胎是女，夫妻只得求神，立願作善，挽回天意。於是誓做清官，凡一切興利除弊、息訟愛民之事，無不勇力為之。

一日，門上來報，說衙外有一貧婆，帶一女子，要見老爺、夫人。鶴齡說：「傳他進來。」貧婆進衙，叩頭見禮。鶴齡命坐，視貧婆蒼顏素服，所帶女子十分絕色。鶴齡不覺起敬，命左右獻茶，問老姆姓名，求見何事。老姆曰：「老身姓毛，膝下無子，只生此女，小名綠波。原本山西人氏，與丈夫貿易來至貴邑，不幸丈夫身故，丟下母女無所依靠。如今小女年已及笄，聞公子尚未受室，不揣微末，欲以小女許配公子，但恨無媒，羞自薦耳。」鶴齡半晌答曰：「好倒卻好，但我們官宦結親，須要三媒六證，受聘納采，方才合禮。若此草率，豈不令人恥笑？」老姆曰：「老身到此並無相識，何處尋媒？所居不過一舟，何地受聘？只要老爺應允，即將小女留在衙中，老身自去。」夫人與鶴齡丟個臉色，背地說道：「我觀此女容顏雅秀，舉止端莊，就是官家巨室也難找尋，不如應允了我們平生之願。」鶴齡對老姆曰：「本縣應允倒也不妨，但是小兒癡蠢，日後莫要嫌怨。」老姆曰：「我們貧家女得從老爺，有穿有吃足矣，還講什麼聰明子弟。」說罷告辭。鶴齡留他在衙同住，老姆曰：「老身事忙，要回原郡經理家政。」鶴齡又留他待兒婚配後才去，老姆曰：「老爺擇期，到那時老身再來。」說罷飄然竟去，臨期亦不見來。

諸親友聞婚貧家，人人鄙笑，及至花燭，見女美麗，俱說是天仙下界矣。鶴齡夫婦心中岌岌，深恐嫌子癡呆，那知綠波不惟不嫌，反覺十分和睦，但嬉戲無節，每日與公子帶小婢作頑戲耍，為孩童之事。鶴齡夫婦以子癡愚，不忍責媳。一日正在踢球，劉公忽從那裡過去，綠波用力一踢，那球落在劉公頭上；綠波與婢早已藏避，公子猶踴躍爭球，將劉公撞個坐門。劉公大怒，將子罰跪責打。綠波忙出與公公陪罪認錯，攜公子進房與他將淚拭乾，取些樂器在房吹彈，日以為常。

夫人見媳游嬉太甚，恐失官體，輕言說道：「媳婦兒呀，我們做官的人體面為重，就是戲耍也要雅靜，莫作孩子之事，別人見了定要恥笑於你。」綠波曰：「你生那宗兒，我才做那宗事，不然，教他讀書不識黑，教他寫字一堆墨，拿百銅錢教他數，一五一十不曉得。除了那些事，教他做啥子咧？」夫人曰：「你這妹崽，好張烈嘴，敢嫌我的兒蠢嗎？」綠波曰：「若要我不嫌賤，除非另換心肝。一身醜態變妍姸，癡呆轉為俊漢。」夫人大怒，伸手去打，綠波閉門，隨夫人怒罵，並不做聲。黃昏時，綠波洗澡，公子見了也要洗澡。綠波叫丫環多多燒水，抬個小黃桶傾水半桶，扶公子去洗。公子喊：「熱悶得很，我要出來！」綠波不聽，隨拿被絮蓋著桶口。初尚聽得水響，過後並無動靜，揭絮一看，才是死了。綠波也不驚慌，與丫環抬出，將水拭乾，抬睡床上。丫環嚇得條條大戰，想道：「此事如何了得！夫人知道，豈不歸罪於我嗎？」又見身已硬了，只得暗告夫人。夫人聞兒死了，放聲大哭，急忙去看，眼口緊閉，睡在床上，毫無氣息，喊道：「兒呀！你真死了嗎？膽大賤婦！做出這樣傷天害理之事，叫為娘身靠何人？」正是：只說接媳把兒伴，誰知有媳失了兒。於是邊哭邊罵道：

嬌兒死不由娘痛斷肝膽，罵一聲狗賤婦心如箭穿。

我的兒雖是個癡愚蠢漢，也是我劉門中後代香煙。

就該要憐念他時常照看，為甚麼活生生把命摧殘？

不念我年半百無有生產，也當念兒的父在做清官。
只說你人聰敏容顏體面，我夫妻當作了珠寶相看。
誰知你才是個滅門禍犯，似馬屎皮上光內裡兇殘！
嫌我兒要改嫁就該明談，為甚麼起毒心滅理傷天？
可憐我帶嬌兒千磨萬難，體饑寒問疾病保抱周旋。
一尺五養到今二十已滿，才與兒接媳婦花燭合歡。
那知道兒為媳反把命短，都是娘過愛惜未曾防奸。
呀！兒呀！

你先前尚在把為娘叫喊，為甚麼過一刻就不能言？
硬梆梆睡床上緊閉雙眼，兒未必就死得這樣心甘。
狗賤婦做些事理該天譴，就把你凌遲剛難盡罪愆！

「婆婆不必怒罵，這樣癡呆子拿來做啥？不如死了，另換一個好的。」

狗賤婦敢惡言把娘哄騙，氣得我年邁人口吐青煙！
叫丫鬟快與我拿刀來砍，剖她做千萬片把兒命填！

正在吵鬧，公子忽然歎氣一聲。

猛然間見我兒還魂又轉，不由娘喜欣欣眉毛笑彎。

問我兒適才問到了那殿，且把你還魂事細對娘言。

「你兒此時心中爽快，回想前事猶如隔世，不知是啥子緣故？」

我的兒忽然間言語精幹，莫不是遇神靈改換心肝？

「兒也未有遇神，適才見一老姆，授兒紅丸一粒，吃下吐痰不止，吐出一身冷汗，但（覺）著精神爽快。媽呀，你兒到如今心內開竅，不像從前了。」

兒果然不癡呆心中明顯，來來來隨為娘去把父參。

夫人帶去見劉公，告以還魂不呆之故。劉公百問百答，喜之不盡；心中一想，謂夫人曰：「我想媳婦有此奇異，來歷又不明白，他母久又不來，莫非是仙姬下凡？你看他治死回生，轉癡為慧，借遊戲而掩跡，假抵觸以藏形，是豈人之所能乎？」夫人問綠波曰：「媳婦兒，你到底是個啥人？何不對我實言，免得為娘疑惑。」綠波曰：「兒是山西人，貧家之女，前已說過，何必再說。」夫人曰：「我看你生死癡慧如在掌握，若非仙女，人豈能乎？」綠波笑曰：「媽啥，既為仙女，焉能下配凡人？這是爹媽祖德深厚，心性慈良，況又為官清廉，所以遇著神仙，將你兒點化的。媳婦有何能處？爹媽切勿錯疑。」夫人狐疑不定，從此更加愛惜綠波；夫婦亦更和睦，戲耍諸事，自此不復作矣。

再說劉公為官清廉，慈愛百姓，戴若父母。上司聞之，將他提升福建福州府正堂。來至福州尚未上任，先問賀淨軒夫婦，聞已死了，夫人不勝痛哭，暗往祭奠。又聞羅雲開接媳失子，心想：「雲開與我同庚，我如今為官，癡兒轉慧，他如今家緊，失子陷媳，我二人庚同福不同，是啥緣故？」因之感歎不已。即命縣官把案卷口供送來，看罷心想：「此案全無實據，謀殺無憑，屍首無影，定有冤枉。」遂請於上司提案復訊，上司批准。

劉公將人犯提至，審問一番，概是原供。劉公曰：「爾等有冤只管訴來，本府與你分解。」汪庚英、胡德修同稱前官苦打成招，上司不能辨冤，發回本縣，受盡苦刑，九死一生，不敢反供；今遇大人，實剖心肝，望其昭雪。二人各訴情由。劉公猜詳不透，姑將二犯寄監，心想：「若是謀害，又無是理；不是謀害，又有是情。若是失去，如何久無影響？若是死了，怎麼又無人知？這樣無頭無緒，教我如何審法？況又是我請來復訊的，若不問明，如何回復？」想了三日，無計可施，十分憂悶。

那日綠波與公子前去問安，見公公愁容不展，綠波曰：「公公為著何事如此憂愁？」劉公告以失新郎之故，審問不明。綠波笑曰：「若是媳婦，一問就明白了。」劉公怒曰：「只有你女兒家不知事務！說得容易喲，況此案一無情形，二無實據，三無下落，四無影響，如何不難？」綠波曰：「媳若做官，定將此案問明。」劉公忽想起癡兒轉慧之情，因回嗅作喜曰：「你既有才，我即把人犯叫進內衙，你去審訊。」綠波曰：「此案何須審訊，總要新郎出來方能了結。」劉公曰：「這新郎不知存亡去向，如何得出來？」綠波曰：「媳曾學得文王課，極其靈驗，一占便知。」

劉公即命人到賣卜攤借一龜，先擺起香案，卜了一卦，乃是離卦變為遁卦。綠波假意揣了一會，寫下四句斷詞，獻與劉公。劉公一看，上寫道：

花燭輝煌夜不眠，一夜風馳玉門關。

傷生已極冤冤報，奈有祖德把命延。

劉公看罷，說道：「依此說來，新郎尚在，未必走到玉門關去了？」綠波曰：「此卦乃是冤冤相報，妖狐攝隱之象。命差帶一能識新郎之人，往玉門關去找，自然可得。」劉公曰：「不錯，想我庚兄先年打得一狐，我已買來放了，後又打得一隻。以此看來，定是那狐作怪。」即叫羅雲開上堂，告以情由。雲開此時才知府官即是庚兄，復又見禮謝恩。命老僕與差人王興、李能往玉門關去找。

找了三月，並無動靜，三人欲歸。忽從玉門關過，關外睡著一人，面黑身瘦如病丐一般。老僕細看，才是少主愛兒，口不能言，只有一線之氣。老僕曰：「可憐，我們找了三月，糧盡欲歸，幸遇此處，今少主又病，如何是好？」差人曰：「此地無食，定是餓了。」老僕取水，進以乾糧，半日方能行走。老僕脫衣與他穿起，帶回福建，來見劉公消差。

劉公即叫羅雲開上堂認子。愛兒一見父親，大哭不已。雲開曰：「呀，兒呀！你向那裡去了？可憐你爹媽眼淚哭乾，心腸痛斷，又累及媳婦受刑坐監！若不遇著你同年伯，連命都不在了！你何不將外面情景對父說明，免得為父疑慮。」愛兒見問，雙膝跪地，說道：

一見爹爹淚長淌，細聽你兒說端詳。

自從那夜睡床上，口渴難眠心內慌。

開門吃茶抬頭望，忽見新婦在東廊。

招手叫兒跟他往，你兒從他跳過牆。

說他要回汪府上，從行數里到一店。

引兒來在高樓上，誰知就不是新娘。

現出兇惡鬼怪像，說父把它子孫傷。

將兒拋出把命喪，幸遇曾祖在路旁。

說父平生傷生廣，不該去打狐一雙。

黑狐庚伯買去放，官居二品福無疆。

報恩送女把親講，癡兒轉慧換門牆。

蒼狐本是太山長，奉命南山作畜王。

兒父把他性命喪，蒼狐哭訴到黃梁。

閻君准他報冤枉，因此將兒送冥鄉。
幸喜祖宗陰德廣，哀告閻君送還陽。
醒來臥岩高又大，不知何處與那方。
乞食無人命難養，才取草根日作糧。
幾月有人問方向，玉門關外甚荒涼。
饑寒交迫睡路上，手足無力實難行。
只說從此歸泉壤，再莫田頭望家鄉。
幸蒙庚伯識見廣，命人尋找到公堂。
勸父從今把善向，切莫山林去打槍。
多行方便把生放，老來無事樂安康。

說畢，大哭不已。雲開曰：「此案幸遇庚伯慈悲，爾夫妻才有活命，快上前謝恩！」愛兒拜謝。鶴齡曰：「我先年勸你，絲毫不聽，致累子媳受報。你若早悔，焉有此案！」即將庚英提來。庚英見夫，恨曰：「冤家呀！你也回來了，可憐你妻受盡千萬苦刑，才有今日。」劉公曰：「此事也怪不得他，皆爾父之過，快快回去，各敘苦衷。」夫妻上前拜謝。劉公打發許多禮物，又勸雲開真心改過，勇力行善；雲開唯唯，率子媳而去不題。

再說劉公把胡德修提出，謂曰：「此案已明，爾雖未謀害人夫，卻已謀害己妻，理該償命；念爾身受刑杖，從輕究辦，坐徒二年。」仍令監禁。不上幾月，身染牢瘟，竟死監中，無人領屍，拋上官山，豬拉狗扯。劉公詳文把案消結。

再說劉公為官清廉，從府升道，盛德聲名，一時稱贊不已。這綠波與公子配合八年，常勸公子另娶，公子不聽。一日，竟辭翁姑欲去，曰：「媳本非人，乃是千年狐狸化身，因母受翁救命之恩，故來報答；如今緣分已滿，特來辭別，還望翁姑賞示。」劉公夫婦與公子再三挽留。綠波曰：「媳不能生育，留之無益。翁姑年壽極高，到那時媳來迎接。」劉公不肯，公子亦苦苦相留，且曰：「愛妻若去，我必不欲生矣！」綠波不得已，又住年餘，髮蒼面皺，若六七十歲人一般，日日勸公子另娶，劉公方與子另聘胡總督之女為妻。及新人過門，而綠波已無蹤跡。幸喜新人像貌與綠波不差，所以不甚思念。劉公又由道升司，做到山西巡撫，看破宦情，蒙思致仕，時年七十。後至九十餘歲，見子孫蕃盛，簪纓滿門，夫妻大笑而逝，人以為綠波迎去。

羅雲開回家樂善不倦，奈因失子過於傷痛，後得氣漲病而死。愛兒遵祖之訓，蓋父之愆，戒殺放生，勤儉治家，具心向善，後亦巨富。汪大立自官司過後，家中緊促，憂氣太甚，亦得氣病而死，後人流於傭工度日。